

記纂淵海

卷五十六至五十七

論議部一
論議部二

漢書門			
二	九	七	五
一	三	五	五
四	一	六	五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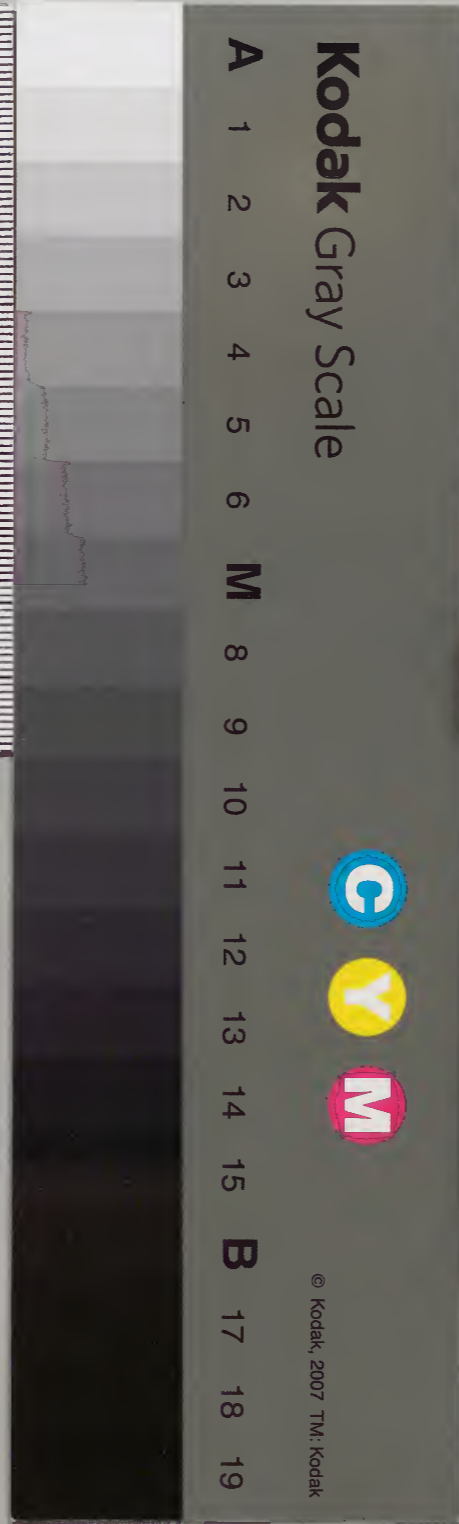
庫文
三六
函
架

二九
四七
一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75
冊數	41 (24)
函號	366 6

廿四

類



大英同校
皇家書

四庫全書

卷五十六

論議部

相忘形迹

漢書文庫

子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
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王治已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莊列子乘風而歸曰噫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
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
至者百數不止並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不相往來
蓋自足也文中一

史陶潛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羊松齡龐遵等或有
酒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本晉

已未月每
卷五十六
七

言身治

卷三十一

一

傳記堯之時有老人鑿壤於野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帝王世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饗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蜀志龐

集堯民不自知有堯但見安閑聊擊壤頑雞息鳥無疑浩

然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

深張說但請主人空埽地自携榼酒筦絃來白樂天

本朝經年未通書子竝知我懶相期宇宙外無復較繁簡

後韓魏公喜用知名之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

所薦進也狀行

徒勞無補

經九載績用弗成書猶無報而耕也記

子躬之長者振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朱汗漫學

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得其巧推

舟於陸勞而無功莊

史舌弊耳聾不見成功戰國條風搏影終不可得郊祀

之如搏影傳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耐久星

星行復出謝靈運唇腐齒落而不知益儒林梁武窮心於釋

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尼殫人力以供廟塔

及乎三漉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微何其謬也

言... 集以直鉞而為鈞兮又何為之能得繼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柳徧喙鄧林求一虫火孔未穿長嘴禿禿相土移山望山盡校石填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刮水幾時斷常應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管饑來據空牀一字不堪煮東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東坡人必不信誇亦不止帝書短綆徒施巧終然莫汲深後入海弄沙徒自困永嘉證道歌

不勞餘力

西戎銳鍔之劍用之切正如切泥馬列庖下解牛秦刀駘然莫不中音莊養溥水當白日叢毛遇猛火咆若天之

史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史以鴻毛燎于爐灰之上荆軻

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前腐肉之齒利劍也敝乘猶以

強弩射且潰之韓安

取青紫如拾地芥夏侯警之蚊蟲之螫毆之而已嚴尤

推枯朽者易為力西易于太山破鷄子輕如四馬載鴻毛

思王推強易于折粘消堅易于湯雪皇甫

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燖炭劉表無異迅風之

振秋葉通鑑

排山壓卵以湯沃雪列女

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晉以大

吞小猶豺狼之食豚也晉

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惧之有晉書隋帝曰取爾如籠內
鷄雛耳陳紀

傳記决江河而灌熒火磨蕭斧而伐朝菌糲以千鈞之弩
射潰癰 墮千鈞之重集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馳韓
盧而逐寒兔也戰國策

集若縱火于秋蓬 執棠谿以荆蓬 秉干將以割肉並
辭順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曹植論

若駭鯨之决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陳孔璋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盖寡陸士衡豪賦序

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颺之掃落葉也庾闡若石虎文譬猶迴太陽
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庾亮表

顛木之餘枿瘞疽之遺種斧斨欲加而先折鉞石未攻而

自潰白傅集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自遠

陸機演連珠霜風冽冽摧胡菌

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昆韓文衆輕聞蟻勇劣怒蛙織縞當
強弩之初孤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抄忽蜂

腰虛見辱于齊斧

梯鼠首濫欲寄于旄頭柳表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柳文

洪爐熾炭燎一毛大鼎煩湯沃殘雪柳應以赤刀效小割

皇甫提如利刃之破朽索唐文

勢不可恃

史四嶽三塗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莫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而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焉也

左昭四年

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忝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

穰侯昭王親舅也秦所以東益地稱帝穰侯之功也穰侯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况于羈旅之臣也

夏桀殺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權非輕也秦二

世力非弱也勢非寡也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為敵國

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

而朕滅之豈在城也

一披猖求退無地

鴻鵠冲天豈不高哉增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

尚食其肉席其皮

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

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而右大華伊闕在南羊腸在此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

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

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晉有河華九阿而奪于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脅于田常

相京審

隆隆者絕炎炎者滅

三公後飢寒出無驢

三公後飢寒出無驢

泥沙翻遭螻蟻噬李太白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
膏漢失脚倒泥塗白侍榮難久藉糖文剪袖恩雖重殘桃
愛不終謝遵

明不可恃

子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莊

史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韓信

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楚辭智亦有盲聾

衆不可犯

史衆怒難犯 犯衆興禍 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

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並左灌夫罵坐 西漢衆之所怒在於

不平鑑通

人生罔測

史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德流于孫

哉灌嬰司馬喜躡脚於宋丞相中山范曄捐脅折齒於魏

卒為應侯百里奚乞食於魯繆公委之以政審咸飯牛車

下 桓公任之以國鄒陽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

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身名俱榮漢本卜式拔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弘公孫司

馬相如成都人家徒四壁立後數歲為中郎至蜀太守以

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西漢信惟餓隸布

實黥徒越以狗盜芮尹江湖叙漢鄭詹縛於晉終亦無死

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

易死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曹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

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柳宗元傳

集綠驥垂耳於林下鴻雀戢翼於汗池藜之者固以為園

囿之凡鳥外廐之下垂也及整鬃筋揮勁駟凌厲清浮顧

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傲足於六駿哉陳孔璋書朝為

讎虜夕為上將陳孔璋檄文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

致朱軒陸士衡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韓李斯逐焉而為

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劉賓客

公朝士方窮特困阨問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詹季

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

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

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悔罪於車塵馬足之

間者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

之榮者也歐公書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

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吏左也出之為

將入之為相蘇老

世路嶮巇

荆棘聚而成林繼世路嶮巇太行孟門豈云漸絕繼孝

世議迫阨不容其高雲海方蕩瀟孤鱗安得宣並世

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世路有屈曲李太白世梗悲路澁

謝世若知交薄 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 浮生有蕩

汨吾道正羈束人衆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也不已艱

險若更踰普天無川梁欲濟頭水縮舉頭向蒼天安得騎

鴻鵠上同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波天白樂時情變寒暑世利

等錙銖若比世若難猶自平於掌樂天初入世塗昏險

擬步如漆文柳世若山河險君門煙霧深客實官途似風水

傳白可憐百鳥紛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物應人心雖自硬

世路終難拗韓

本朝線若不容足東要若風波無限惡樂平地生崎嶇山

人心難托

子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大子及孔子曰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亦有春秋必冬夏日暮之期人有厚貌

深情子使信士分財不如探子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文

子

史佚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子指曰我好見之不知

其有異志也 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左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

其不為狼韓安如常山王成安君為刎頸交卒滅亡患生

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荆通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鄭玄

符丕曰垂在鄴如藉虎侵咬常恐為肘腋之變晉昔呂布

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

背晉以構妖祖梁高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代五

祖晉高李繁者况之子也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

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先詩上二一自解
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唐德宗

集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繼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讐年行無日父子無間昔有潘崇無日至親無二或容

江充王廣之人心若波瀾保傳它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

言託朋友對面九凝峯李太白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

何足數杜工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

赤如血誰知偽言巧似簧白樂天太行之踞能摧車若比君

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詩行理平

則為鸞為鳳為鷓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鼠為梟者十

恒八九元微之平生親友心豈得知淺深白樂天今夫平居里

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謂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韓退之雖屢指教不知其果不叛

去否韓退之小人之慮險平地生太行孟東野大海波濤淺小人

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世情本難合對面

隔山坵王建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往止女笄上車夫人不

保其貞汗文粹一人千萬心並唐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

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唐子識貌不識腸王建長恨人心

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劉賓客天下之言事為修潔者有

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者有如

河間之與其夫切密者乎河間以自敗於暴強誠服其利

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讐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史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滑其中耶亦足以知恩之難恃矣文

本朝醜好随手翻山谷人心百態巧且難臨危利害兩相關

朝為親戚暮讐敵自古常嘆交道難激當人盡賓主對面

如蠻夷御覽夫觀墓集

其居使然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記不自見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子

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羊易牧者夷

也甚霧之朝可以細書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禿腐之山

熱卜丈之材淮南子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抱朴

兩目不相為視子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

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重故也子劉

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如目見毫毛而不

見其捷也世越齊魯之閑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然也

傳林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楊雄邠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

韓魏有奇節郭陽秦漢以來山東出州山西出將趙克萬

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食貨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鈞天

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彌衡富貴

生不仁沉溺致愚疾大臣穆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多近親先武衣冠人物盡在中原梁武京師衣冠所聚身

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張九齡水清無大魚漢和

傳記

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戰國策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 大樹之下無美草

傷於多陰也 嶽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與

之俱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履長日加益

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

乎哉大戴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豺藏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

龍焉懣懣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黽鉄魁谷先生曰子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

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乎上枝干於青

雲下根通於九泉千秋百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

地有骨肉所居然也張融私市屢所會萬商之淵左太

虱處頭而黑麝食楨而香 頤慶險而瘼齒居晉而莢嵇康養生論

五陵佳氣無時無杜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 温飽克

於內清蕪形於外 南山多白雲洛陽惟紅塵 閻生臆

鬼壽生山繼天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野東懷貝玉以

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 紮而之三家之野未有不盜

而困者皇浦枯巢無還羽 在富易為容居貧難自好孟東

野蓬門自古少車塵韓知君五陵客不樂石門遊釣賓青

雲豈有窺梁燕濁水應無避釣魚獨樹高高風勢急平湖

渺渺月明多韓用松柏之下無凡草鸞鷺之侶無凡禽歐陽

水宿知寒早愁眠覺夜長李義水積而深縱壑之鱗躍風

積而厚畜天之翼魯和火山無冷地濁流無清源王

本朝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東日近先知曉

言纂游海
天低易得春邵堯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翰
名公子何自知秋陽我生於華屋之下而坐於朝廷之上
出擁大盖入侍帷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東坡

其勢使然

經何以聚人曰財易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位不期驕祿
不期修書

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諺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陵遲故
也孫卿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不聞服使然也黼

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務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
懦之氣非舛純猛服使然也家語三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以篋衍中以文綉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其首眷蘇者取而疑之莊諺曰長袂善舞多資善賈此言

多資易為功也韓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夫堯舜在上雖十

乘射而不能亂者勢治也樂射在韓饑歲之春幼弟不飽穰歲之

秋疏客必食韓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淮南夫

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

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

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同堯為匹夫不能使隣家

至為主則令行禁止慎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

書盛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望尋常之外淮南富不

學奢而奢任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

蠻夷皆被其福尹挈瓶瓦水執燿求火而人不吝非性好

施有餘故也子劉懸千金於市而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地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史膏粱之性難正 食鮮肥者多驕放譎安民可與行義

危民可與為非秦紀治獄吏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垂楚之下何求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辭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不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絲聽之猶

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昭溫勇略

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鑑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

生而爭訟息志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

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漢文孤

者易傷貧者易感柳原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

縱橫之事勢教然也武漢光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

貴而不能驕傲者未之有也紀漢和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

則不保一身紀漢獻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

奢自至魏證貧不學儉富不學奢持人性也勢使然耳魏

厦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

傳蔡晉劉毅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宋明帝詔曰

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紀辛雄曰凡人所以

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

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

其子矣梁高朱敬則曰急趨無善迹促在少和声續世久

安之民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唐太宗

傳記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戰國貴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

肉至梁肉不與驕侈期而驕侈至同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春秋漁人匠者何

患山海之貧罄哉
集廣川無逆流謝靈運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

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魯褒錢神論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

颺拂野林無靜柯表高風摧秀木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意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

怨嘆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李太白

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步無所阻兮跛鼈千里炎天

無冽井日月停午物無邪陰劉賓客短線無富雞長往家貧客漸稀姚少長江不肯向西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貴多忘賤曹下

本朝朱門有遺咏千里來燕鶴公門冷如水百

被飽食有殘肉饑食無餘菜先竭是井井得上尺筆常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

祖揚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嚮子殺之矣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家欲

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蘇自下觀上無限富貴上

言齋游海
觀下無限貧賤邵亮

無可奈何

史楊彥詢曰譬如人家有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祖

傳夜行者能無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戰國策

本朝攻之蹙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

何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

是拱手而待乳也陳

可已則已

史無損於魯而祇為名衛甯喜車公孫免除請殺之公

曰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 不足以害吳而多終國士

不如已也並

禍福倚伏

子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宋人有好

行仁義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

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

乎父曰聖人之言先汗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

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

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

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

大半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側慶者在堂
 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者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
 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福之所倚反而為福福之
 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降亦或成凶有
 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
 類矣列

文與於青之賞必與於其罰齊公孫青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城生英布少時遇相者曰當黥

而王後被刑果為王史竇廣國家貧為人所略賣為其主

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獨少君得

瓶卜曰當侯寶后立封侯威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

傳記文種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基憂詐福堂

春秋越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

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

可得乎古今樂錄

集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選君福為禍胎禍作福階廬

諒此度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

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

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

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此叟知禍福相

因倚伏生也通賦柔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韓晉勝駢凌

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陸宣禍福回環車轉轂榮

枯反覆手藏鈎

本朝魏證停叔玉婚乃天以祐魏氏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為房氏大禍鳴道集

福少禍多

子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手地莫之知避並福不盈趾禍溢於世班孟利輕春露害重冬霜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韓文

福過禍生

史無德而祿殃將至矣左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密康公母曰小醜備物並國父乘富貴福積為患宋

王符傳

轉禍為福

子子曰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歟宋失火遇雨禍中禍 宋人好善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止城破皆屠獨父子盲得無棄城圍解則父子俱視並准史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左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蒯通說范陽令曰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君可轉禍為福矣並史詭禍為福

西漢張蒼坐法當斬後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附相西經載高宗雖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成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成功馮衍安祿山討奚契丹為虜所敗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討奚契丹耶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唐太宗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詔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除授秘書郎唐德宗舒元興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興愛之從元興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

婢輩亦薄之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興亦不留守謙悲歡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興收族守謙獨免

集每因禍必提福亦踐危而必安選弔北叟塞上之翁其

子騎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

戰死唯翁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班固幽通賦注前通據鼎耳為

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復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

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世之士能自解

脫柳文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而

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

之好廉名者皆畏息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

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

則噍噍者以為得重賂嘗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
天火之所滌盪凡聚之疑慮舉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
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賢出矣是
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得開其
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者其
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誅火病木斧
斤遺白樂天

本朝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
疾得仙焉者劉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東坡李程真觀中試日五色賦初出試揚於陵遇程詢其所
試於陵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
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斤其名以携之以訴土文主文歎賞

不絕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
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亦遺賢矣此乃李程
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
擢為狀元見蘇東坡與李薦詩注新唐有日五色事却無出試一誤事

禍生所忽

經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衰也記

子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列
史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禍因藏於微
隱而發於人之所忽司馬相堤潰蟻孔氣洩針芒傳陳忠

憂禍相仍

史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韓安裴寂謂劉文靜曰貧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集茫然阮籍途更洒揚朱泣杜落陷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韓已抱沉痾冷更貽魑魅憂東清羸還對月遲暮更逢秋李羸骨欲消猶被剗瘡痕未滅又遭彈微之

本朝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

豈不殆哉東坡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城春殘

已是風和雨更看游人憾落花山楊之公意為執政者所

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曰已據溝壑下石而不休方因

藜尚彎弓而相射青箱

不待增益

子華霍之極太滄海之混濘其高不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抱朴

史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魏文

集奇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

不待矯揉

鷓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莊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荀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虜天地之性也良玉不雕美言不文揚子五玉

不染而堅寒冰不磨而朗抱朴子

集美雅之體無待帝絃王文憲集至寶不彫琢翰文大圭之質豈

待磨礱良玉雖朴不受采醴泉自其非有和真色鎮密

丹青無自入也美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並唐文粹

本朝金沉羽浮蓋有常性數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

赤子觀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蒂稚子閔方雛之雉當

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鳴道集天力自然不施膠筋東坡

不待擬議

子兩木相摩而燃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窳者常浮自

然之勢也淮南

史雷運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者山賈

傳褚碧曰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紀

集近火固宜熱履冰豈無寒君子梗楠出地知為棟梁鳳

凰在殼知摩雲霄高連夫鳳凰之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

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韓

本朝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東坡

自有定價

集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四子論稱謂一立古先

聖賢所不敢移劉賓客精金百鍊良驥千金唐文粹

本朝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

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東坡上曹文

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吸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
有之矣至其品題高下盖付之衆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揚
東坡書歐陽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
以口舌貴賤也東坡書謝藍田生美玉未琢價連城

不可淺量

汲養而不窮愈汲愈生 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
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履屨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
謝焉終不食而死記

子貢南游於楚遇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用力多見功寡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

輕挈水石抽其名為槩圃老口口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

不知羞不為也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

走 行一恭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淮南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理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

不可斗斛也淮南子不可以黔秦族訓麥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

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監宗山瘠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

西施之美 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

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抱

史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周紀始孟

嘗君列此二人狗盜於賓客賓客盡虛之及孟嘗有秦難

卒此二人抹之孟嘗君韓安國坐法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國安國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即溺之居無幾韓安國為梁內史前
 書毛遂從平原君合從十九人相與笑之後至楚卒定從
 而歸諷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遣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感
 之及義母死後舉賢良徵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
 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後器博者無近用宋弘安靜之吏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王導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
 歲計有餘晉元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手蔡邕魏舒不為
 鄉親所重後為將軍鐘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
 籌而已後遇射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
 矣魏元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

子濟輕之嘗請湛見床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
 微妙而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見濟輒問
 之濟曰臣叔殊不癡王敬則母常謂人云敬則應得鳴被
 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齊
 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
 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
 甚多人才英技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
 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湏而成其辭
 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跡人何如霍去病帝
 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史梁陳慶之曰吾
 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
 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高魏游雅曰昔崔司徒謂高生

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
旨臨責聲嘶肢慄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
音韻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矯矯者乎
高生乃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類目一足偏短求為高仙芝
高允 廉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芝不得
已留之會達奚部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唐
宗來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
議之終亦不能易也五代高祖

傳記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
不鳴不躍者耳世說中 鳳凰初起也環二十步之雀雀初而
笑之及行陽一語一信展轉雲間藩籬之雀超然知不及

遠矣士褐衣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却以為羞耳及其出則
定而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韓詩外傳

集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溟沈鯁於渤海之中掉尾
乎風濤之下而濠魚并鮒自以為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
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
雙鳧乘鴈自以為為可得而襲焉及其羽化垂天搏風九萬
振鱗橫海擊浪三千寧能借翰於衆榆儼力於在藻資江
濱涓流之水待墟堞揚塵之風哉駱賓王 人之難知堯舜所
病胡可以一訓一語而謂盡其能哉陸宣公 勿言分寸鉄善
用乃長兵白樂天

本朝畫道滿城無國艷不知朱戶鎖嬋娟臨川劉中山謂王
曾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平生之志不在温

飽東軒筆錄

不可損益

子单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損諒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莊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秋水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加損並莊不能毀山之一毛列湯富貴不足以益卑賤不足以損公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首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渴飲河水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並莊堯舜在上雖有十桀不能亂者勢治也子韓

史江湖之崖渤海之島崖馬雀不為之麥双鳥飛不為之

少揚雄九牛下一尾司馬遷傳壁豈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瓦

壁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去索壁猶衛陽之林岱陰

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離塵加岱嵩

霜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後揚倫傳如彼白圭質無點塵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表元三國虞仲翻美寶為質彫摩益

光不足以損三國唐段志冲曰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

雲點日何損於明唐

傳記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羸背

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劉子貢曰臣譽仲尼如兩

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把泰

山無損亦明矣韓詩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

人燭不為益暗傳列女

集青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四子論行潦暴集江

海不以為多鱗鱗並外九罟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

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同百川

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物應淮濟

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日月之蝕大圭之瑕局

足以傷其明黜其實哉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

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並柳落一

星伐一樹不足以損天地光輝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

於萬鐘譽之所不能益者毀不能損榮之所不能動者

辱不能加利之所不能動者並唐文粹吾為秋毫

之抄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

見其多 終年汲引絕不耗復不盈元

不可比論

紅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記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履載天地彫

刻衆形而不為巧莊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

不足以極其深秋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

史莊周其言光洋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同深者入黃

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楊雄王戎常目

山濤如璞玉渾金人欽其實莫能名其器晉王戎傳

集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

足為容韓伯潔乎瑾瑜不足為其珍芬乎蘭芷不足為其

秀皮日確然金石不足以為堅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潤

雲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

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籟陣馬

不足為其勇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墜毀梗莽

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

其虛荒誕幻也並唐文粹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道非可

以一善稱非可以一行目混

本朝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

而稱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

功除昌大防尚書左僕射制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

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歐公墓

分量不同

經厚於仁者薄於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尊而不親記

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語

子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奉有餘老公儀

伯以力聞周宣王聘之曰女力何如曰臣力能折春蠶之

服堪勝秋蟬之翼王曰吾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猶憾其弱子列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秋朽壤之上

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蠓蚋者因雨而生見

湯而死溟海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鵬翼

若垂天之雲江浦之間生糜虫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聞弗覺也列湯宋元君將圖画
 衆使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不趨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觀之則解衣槃礴 孔子謂子
 羔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莊大智
 閑閑小智間間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田子增井之哇謂東海之
 鼈曰井幹之樂至矣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秋
 篇 鵬圖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
 鳩決起而飛槍榆枋斥鴳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蓬蒿之間道遠遊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首君子能則
 寬容易直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躄紕以畏事人小人能

則倨傲辟偽以驕溢人不能則一如嫉怨誹以傾覆人 楚
 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
 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淮南泰山之與丘垤河海之與行
 潦孟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流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汜或淪于漢揚良馬
 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兩鑿之而不能進淮南許由獨善
 其身太公兼利天下孔叢穀木不能法松栢諸蟲不能學
 龜鶴抱朴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
 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
 峻峭猶不能察焉微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
 朱之所棄乃原頰之所無也林瓦盎木桎比門所饒金
 觴玉爵萬家無一抱朴江河之流爛荷漂屍縱橫接連而

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孟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劉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歎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師曠對使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史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子皮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並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觀於未形史記趙世家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太行山也鑑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謂稽故以桀詐桀猶巧存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外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鑑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

干將莫耶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鏗水斷蛟龍陸搏犀草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絕綿之麗密羨慕茹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並王小智自私賊彼貴我達人觀物亡不可傳度長挈大比權量力不可同而語傳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揚雄男雖賤各為其家湯女雖貴各為其國陰杜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吳漢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朱浮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管寧與華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躉費禘為尚書令傳以朝脯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董允代禘旬日之中事多停滯蜀桓温來朝或云欲誅王謝安神色不

變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晉或謂華譚曰謗三人之相

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

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薛譚

魏主執任城魏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

親明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

栢奇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晉書顏峻謝莊為

吏部尚書時人語曰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

官宋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

斬文宣紀松栢孤生勁特無所因倚女蘿弱不能立必附他

木德裕正人如松栢獨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

能自起唐太宗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

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

外雖和鮮內蓄憾如故烏得無懼唐德宗土城竹馬童兒樂

也飾金翠羅綺婦人樂也賀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

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主樂也西域

馬者傳記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魏郭林宗曰奉高之

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掘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不可量也真侯大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

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燃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

跌蕩不能住並世揚脩為丞相曹操上簿至江南讀曹娥

碑上八字門脩脩曰知之操曰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

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

好字壘旧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

三

十里裴啓孔子曰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樂動魚有男

子獨處于室隣人發婦又獨處于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

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不

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

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乳男子曰柳下惠固可言

則不可詩公

鰥尺澤之鯢豈能與鯉魚量江海之大藩籬之鷄豈能與

鳳凰料天地之高哉離騷擊原之與于都培螻之與方壺左

賦魏彼乘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上鶴鶴巢於蚊睫大

鵬彌乎天隅裴華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安與鶉鷄

徒翩翩戲中庭晉阮步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

儔不奮六翮之用班固巢許茂四海高賈爭一錢槽植樂

众星羅青天朗者獨有月李太白雀鳴朝營食鳥鳴暮求群

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韓文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

餘厥聞四馳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憫之色

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

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不

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間不知言之人烏可

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

怒於色韓文不矍矍於進取不施施於得喪左絃右壺樂以

終日與夫拳拳恐悻蒙諂負義得之拘拘榮不羞愧以終

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獨優乎柳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

人宜于下不宜于上達士如絃直小人似鈎曲杜工智

士日千慮愚夫唯四愁孟東君子山嶽定小人絲毫爭

驚蹄顧挫抹逸翮遺稻梁 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
 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百草短長出眾禽高下鳴元微聖
 人瑩其心而窒其謗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
 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
皇甫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詔
 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
 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陸
 狀貌群分頭角萬殊皇甫務鳩歛而厚其帑稅之積者匹
 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陸宣
 屠羊于肆適味於眾口也攻玉於山候知於獨見也貪日
 得則斂刀利要歲計而韞匱多 靈芝蓬滿與百果齊折
 煌煌趨趨出乎其類劉賓彼如君子心秉操貫冰霜此

如小人面變態隨炎涼 椿壽八千春槿花不經宿 蔡
 枯猶向日蓬斷即辭春 因指塵土下蟬蛸良可悲不聞
 姑射上千歲冰雪肌 彼為蒞醢杙上蓋此作鸞鳳天外
飛並白鷹飢常啄腥鳳飢亦待瓊 顏回簞瓢才自給肥
 濃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張蒼染愛浩無際妾媵傾後房竟
 壽百餘歲 鵬背負天龜尾曳地雲泥不可得同游並張
 轉姑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杜牧君子寧小窮而
 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難靜者多便夜豪家不見愁姚
監逸足期千里窮鱗渴一泓張承智士役千慮達人輕百
 憂許用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
 可得也 小物無大志唐文粹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
 如凌霜葉歲暮藹顏色蕭應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

如斜徑彼日

本朝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余謂不然

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常仲將事諷之子敬

曰仲將魏之大臣理不必再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

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既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

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書宋象先畫後程公之客負公

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程公

罪容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東坡勤上人詩集叙公謂歐公

也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

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闕曾子孝而徇其親

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上韓太昔唐人

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晏安

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如斯可見賜文考博

免批小人以位為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為憂推之

而莫能去賜尚書右丞胡君子之難知如麟鳳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

所聚一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論周檀檀議既富人事

紛華綵繡光翻座貧者媿不能微擊出春磨君如大江

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鞫下

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騾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

牛毛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鄉鳳凰覽德輝遂引不

待遣鷓鴣子燕庭宇倏忽來千轉 有如市倡抹青紅妖

歌嫵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手容蕭然自有林下風並東坡

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

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

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

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 众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則難

留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

秋風坐見蒲柳質歲晏惟有松柏青 滾滾河涓濁皎皎

江漢清並樂城大小窮鵬鷄短長見椿槿 我詩如曹鄴沒

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並山谷太阿無前鋒不

缺鉞刀不堪供一切後山賜墻及有人得視公才繁繁一

都而有斗筭之量者有鐘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自天

地之量者斗筭之量固不足算若鐘鼎江河者亦已大矣

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焉非聖人孰能當

之 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無意為名 水

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

也 譬如積水於萬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

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至者其

源淺也並鳴道集韓文公性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

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陽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

日至遺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

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聖人

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众人之道如山川如陵

谷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

谷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

包也無不徧也並遺司馬溫公曰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
 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械繫非以
 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
 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高帝有紀
 獻狄梁公画像及半身十餘通詣狄青以為青之遠祖青
 謝遣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譚如漢
 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
 噬故皆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止使皆如公孫丞相張
 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王元之画像傳青松守節見臨
 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艾荷不足數狼籍徒能汚池檻
 隳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同夫窮天下之物

無不得其欲者當貴者之樂也

浮樓山他人磨龍等出主

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

祭朝天萬物各有被無心獨浮塵

貴賤同為一丘土聖賢獨如星日垂並歐人能百歲自

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臨松苗地合分高下鳧鶴天教有

短長短羽卑飛已非心於枚粒陰虬白躍思遠耀於風

雲

好惡不同

子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推鑿之

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抱朴子辨問篇

集人各有好尚蘭芷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

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之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論曹

建居歡惜夜短在戚怨宵長譏情衆心愛金玉众口愛酒

肉何此溪上翁飲瓢亦已足自樂昔齊王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鼓瑟能使鬼神驚客

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韓文嗜

趨向不同

經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易畧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非

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眾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並莊為堯舜則常安榮為桀跖

則常危辱論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

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材慈者常安

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

長壽憂險者常夭折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並蟻無

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

跪而二螯非蚘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勸學誠信

生神不首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天道篇春女思秋士悲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

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晏

則貪矣趨舍相非其慾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齊

訓並淮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文中兒童之所喜

者適者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亢倉市

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

揚子

史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左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韋叔孫通微魯三十餘生魯有兩生不肯行

叔孫通傳陳遵常謂張竦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

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我子欲為我亦不能吾

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前漢本傳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前王吉贊

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漢武紀孔奮

為武都郡丞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

奮無資單車就路漢武紀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

者安貪人有者殘上常彪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東漢本傳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求名實者以

柱下為誕薛王符郝悖遺桓温燧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

出河上子超為温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悖賤自

陳計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温并領已所

統晉西紀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

湖而獨往 馬樞曰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

以伊呂為管庫求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陳本傳

傳記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

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說遠雜言

集務先讓天下商賈競刀錐陳子昂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

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趨向之反也上鷓鴣乘時去

驛驢顧主鳴謝虛白高人靜喧譁俗累幸少年樂新知

衰暮思故友韓文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得而至焉窮居而野處竹高

而望遠生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

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若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

賢不肖何如也韓文君作出山雲我為入籠鶴白樂巢許終

身隱蕭曹到老忙鯨吞蛟鬪波成血深澗游魚樂不知

默樂在山谷魚樂在波池虫樂在深草鳥樂在高枝同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飛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唐詩

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及公孫賀劉屈氂時壞為

馬廐白惡木人皆息貪泉我獨醒湯飛夸者死權烈士狗

名貪夫溺財上同還如舟與車奔走各異程姚少彼則趨趨

於卿士之門我則淺安於聖賢之域彼則中車於名利之

肆我則冠履於文史之囿皇甫君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

然孟浩騏驥思北首鷓鴣頭南飛孟東智者尚謀愚者所不

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陸雲龍并蛙勢不相見劉賓貪

夫蟻旋磨於官魚上竿齊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

如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樂城隔壁聞釵釧聲

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

安得謂之破戒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

松茂不遭伐堂毀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

月行西東

真偽不同

史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
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東漢王良解裴旻守北平多

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處也稍
北有真虎將軍遇旻旻不信怒馬趨之見虎出林薄中

小而猛地大吼旻馬得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唐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

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不人善之東坡德威堂銘可不謂德威乎公謂文諾公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易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惟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註昔者顏叔子嘗獨處于室隣之嫠婦又獨處

于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

燭放乎旦而薰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

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隣之嫠婦又獨處于

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而不納詩

自其異者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眡之萬物皆一

也莊古之所謂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志者軒冕

之謂也篇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

於患于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淮南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無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史三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為寶幾何曰楚
 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又左史倚相能通訓典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生之玩也何寶之為國語梁王
 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王亦有寶
 乎齊威曰寡人所以為寶與王具有四臣檀子種首將以
 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慙齊世家賢者誠重其死奴妾
 賤人感慨而自殺前傳陳登見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
 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
 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魏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
 賢猶不相說孫寶傳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問諫曰願願愛
 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漢光武監軍之計

在於持宰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漢獻帝謝太傅庭中夜坐
 月色無玷歎以為佳謝景重率爾曰景謂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晉謝萬曰三郗詒於
 道三何佞於佛同上求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
 粃席上之說梁書馬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能張九齡專任李
 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唐書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周公
 之心召公則不知之新唐書史弘肇曰安定國家在長槍
 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財賦何從可出周太祖
 集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
 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
 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記纂淵海

卷之五十六

十一

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韓文伯
 太史公文名談故公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
 范曄又名泰故後漢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太字李翱父
 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此韓愈為李賀作諱辨特言在
 不稱微之說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泰議去
 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云功以權成
 長斥孫權之名也孔氏雜說

本謂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
 公陳搏謂錢后水有仙骨麻衣道者曰此人但能於急流
 中勇退耳人皆種榆柳坐恃十畝陰我獨種松栢守此
 一寸心歲憶兒童喜還傷老大心歲熟田家樂秋風
 客自悲並東坡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

者之詞也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
 者之詞也青箱雜記朝廷初行新法康節門生故吏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流去何益
錄行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鳴道集

所遇不同

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木以不材終其天年馬以
 不材死並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
 人之父韓非子說難車輕而馬肥雖中工可以致遠載重而馬

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 拘囚圜者以日為脩當市死者
以日為短 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
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 佐祭者得長救闔者得傷

子南

史豫讓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
尊寵之飲本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
不按劍相聘者無因而至前也蠅米根抵輪困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此為之容也 鞠陽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乃賜之鴻夷而浮之江 樂教李
斯少為吏見吏舍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粟
居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
本傳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渌旦握權則為卿相夕
並史

矢勢則為匹夫

楊雄傳

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美門

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世亂則聖人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人高枕而有餘 同上

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 韓信傳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

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解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 陳方朔傳譬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

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班孟堅傳天子擢弘對為第一轅固以

老罷歸 潘岳美姿儀常出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

之以果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委頭而反 晉書

潘岳傳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整利而生戚有殊者隱顯

之勢異也

陸機等贊

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藐焉良工砥之

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

鑄之然後知其為干將也范鎮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

而散或拂蕪悞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齊太

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

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唐書文本才敵世南鯁

諤伯藥之持論思廉之遠雅德菴之辨章皆治世之華采

而典汨於隋光明於唐姚璿等贊

傳記 絲絲之寫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飾紵良工不得

枯死於野說苑劉知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滅價

唐書 禹門大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曝腮三秦華門

寒族百代無聞驛角挺生一朝暴貴通史

集 未遇伯樂則千歲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名

臣 昔如韜上鷹今似檻中猿鮑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此游北不同吳禍選張良游於群雄其言如水投石莫之

受也遭漢祖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選李命昔如縱壑

魚今似喪家狗白侍君為得風鵬茂為夫水鯨朝為拂

雲花暮為委地樵 我隨鴛鴦入煙雲君同鸞鳳棲荆棘

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

來為霧豹為冥鳩寂兮庚兮奉身而退 屠龍之技非曰

不備時無所用莫若屠豨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

買於斲輪 同涉于川其時在風必者之吉沂者之凶同

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危並劉同時六學士

五相一魚翁唐文粹 瓦礫輶掃拭光掩連城珍屑吻恣談鏢

唐書 瓦礫輶掃拭光掩連城珍屑吻恣談鏢

黃金成灰塵 昔蔣萇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苑李繁友
 以無言棄上同風雲有路皆燒尾波浪無城盡曝腮 處困
 道難固乘時思易醜並許用晦逢霜作撲嫩得氣為春柳李長
 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韓文鳴鳩平均
 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 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
 宵昧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
 兩來而莫致雖家到而戶曉祇以招尤而速累上同未遇孫
 陽盜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賈
 本朝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老并邊嘉李蠶苦肥枝頭
 飲露蟬常飢山谷伯勞饒舌世不問鸚武撓言便關嗔城

記纂淵海卷之五十六

記纂淵海卷之五十七

論議部

微小必報

經敝惟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記檀弓下迎貓為
 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特
 子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惟牛有德於人者其死
 也葬之以大車之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南
 史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
 老而棄之非也於是收贖而養之史大馬有勞於人尚加
 惟蓋之報前漢陳湯傳

微小自知

額祭魚豺祭獸鷹祭鳥記月今是大鳥獸則失表其群
 匹越月踰時馬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馬鳴號馬踣躡
 馬踣躡馬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
 馬然後乃能去之問三年

鳥高飛于層漢之上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正子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
 而六馬仰秣琦管仲隄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隄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
 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非子烏鵲識歲之多風去喬

木而巢扶枝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懶穴知水之高下暉
 日知晏鳥陰諧知雨淮南子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
 之鷓音嬌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抱朴子鶴知夜半燕
 識戊巳抱朴子智禽含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抱朴子狂馬
 不自觸於木獬狗不自投於河淮南子

史巢居知風穴居知雨西漢翼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魏志
高柔傳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
 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嗚呼將士隨馬於草中
 得堅誤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
 寢嚴蹕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
 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後者逐犬遂升車吳志劉備屯樊
 城潛遁所乘馬名為的盧騎走隨襄陽西檀溪水中溺不

得出備急曰的顯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顯乃一踴三大逐
 得過世語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
 異巢通紀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所養一犬黃倉在
 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秦說陳文遣章昭
 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竟黃倉驚吠劫來便
 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嗥叫宛轉血中陳書犬馬

戀主晉書石勒傳

傳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
 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戰國策齊廣寧王孝珩嘗蓄一
 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
 牽衣而進三國志魏蜂有兩衙應潮獬七獵犬於山林大呼犬

名其大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

也論鄭子陽之難御狗潰之齊高固之難失牛潰之當其

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春秋陸機犬名曰黃耳機往仕路

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

還一日至家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

無書信汝能賞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

試為書盛於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飢入草

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彌耳掉尾其人憐愛因呼

上舡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

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

家作荅內竹筒中復繫其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

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謎異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

婦遂與奴私通然養一狗名曰烏龍盪奴失刀仗然取

刀殺奴也續披神記符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

及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

授馬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異鵠知太歲之所在燕作

巢知戊巳說鄧射中狼母其子以禁塞華陽國志

宗疲馬戀君軒選樂府師曠奏清徵之音而玄鵠下舞謝

運擬混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賦西征蜂蠆蟾娘頗亦

自負杜集壤塘臂而戰蝸角唐文粹

本朝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臨川集物有自得

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山集道豺獺祭天葵

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同黃蜂衙退海潮

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談苑

微小有補

子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家管仲隰朋後桓公伐孤竹春

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

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令人不知以其愚心

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韓非子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

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

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子發口諾不問

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敵之子發因使

人婦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日

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帥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淮南子

史猶塵加岱嶽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後漢楊陶

侃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時造加木屑及竹頭悉令舉

掌之咸不解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積雪猶濕於是以前

布地及桓溫伐蜀以侃所貯竹頭釘裝舡其綜理微密

皆此類也晉書

集勿言分寸缺為用乃長兵白樂天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

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唐文粹

王安石曰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重物所加

損不過銖兩而移三朝言行錄

罕得為貴

經有以少為貴者記禮

史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後漢曹爽傳

傳記黃河千年一清王年拾遺記

集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連演賈餗為禮部朝士以進

士干賈公不獲有強毀朝者賈公曰我祇以杜顛敵數百

輩足矣杜牧之集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唐文粹

粹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韓文粹

本朝黃河千年始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歐公今如晨星

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集披

罕見為異

經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十月交

子田父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發水茹藿自以味之極一

朝處以柔毛縹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病体煩列夫足之墜

木之鳴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瑯山出隰陽水生罔象

木生畢方井生犢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淮南去

國期乍見似人者而喜逃虛谷者聞人足音蹙然喜孫

史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

東漢張敏傳作奉天宮李善感諫自遂良死無敢直諫幾二十

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通監唐武後

集色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楚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

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靈不以病也下物文卷常蜀之南常

兩少日日出則大吠大雪南越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

走累日同

多不足貴

子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苻

史趙王倫篡位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生故

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晉安祿山反時郭子儀為元帥大

將軍告身一通纜易一醉通監唐紀

傳鍾山之上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論黎洞之

人以香代爨雜記

集物以多為賤双錢易一束白樂天家有千里驥不珍為人

懷盈尺和氏無貴矣曹子建書

道大不容

子不容然後見君子諫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 子思好大世莫能容孔叢

集古來才大難為用唐文粹 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高遠

本朝信哉天下苛落落不可拘歐公 材大古來無適用陳

詩物之所受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然有

所不合於世俗乘城

小哭留易盈

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列鶴

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並豈如鶴

者一粒有餘資德 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淮南

史黥布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入見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前漢黥 李密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唐書

集方當洪爐燃益見小器盈韓文

舍大徇小

子不能三年之喪而繼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也

是之謂不知務猛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鬣而失靈龜斷

右臂而爭一毛折鎔鄒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

子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面同上

史鄭師慧譏宋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千乘之相易
 淫樂之矇左傳襄師曠曰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
 善懷六年樂貞子曰惠而忘大耻僖公楚子伐蔡以
 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左傳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
 不搏反寇而搏蓄菟西漢賈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
通鑑漢羊祜都督荊州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
 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有言畧吳二兇為俘者送還其家出軍行吳境
 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為
 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晉魏元忠上封事
 言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

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通鑑唐高宗

舍小取大

附忍小圖大

舍短取長

經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記禮

子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猛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故把梓連抱而有數尺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
 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孔叢夫顏豕聚梁父之大盜也而
 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驥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
 嫂有五子焉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畧得

也淮南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上

不以一肯掩大德左傳三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

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劓而死則亦名

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拉

桓公於壇坫之上三戰之所亡朝而復之若此者非不

能成小康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

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伯之節定累

世之功史記魯仲連忍小論大管仲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取天下

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歲之不信於諸侯同向令

伍子胥之世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

後世史伍子胥傳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史項羽

范增因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通監漢高紀李斯曰成大功

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史本季布以勇顯名及至困厄奴

僂苟活而不交河也彼自負其才受辱不羞欲有所用而

未足者故終為漢名將西漢本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咫尺之地哉前漢陳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

細瑕前漢陳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

者為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

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通監漢韓信為楚王召辱已少

年告諸將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前漢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通監漢舉大事者不忍小怨通

紀武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

平之汗行而取其六奇之妙陳警諸射者百發百中而
一失可以謂之拙乎通監晉紀豈以小疵棄其大德唐常思

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唐狄仁

傳記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决踏而去虎之情非不

愛其踏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戰

策磨劔莫磨錐磨錐成小利阮積吞八荒者不咀蟣楊

論時務

因小失大

論小不忍以致大乱馬詩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伐木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語子小不忍則乱大謀公一朝之忿忘

其身及其親語

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猛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孫

利如瓜甲而喪其掌孫利夫秋豪害麋國家器大削足而

適履殺頭而便冠淮南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座

疽同是見朱橘一子之蠹因剪樹而棄之覩緝錦一寸之

點乃全死而燔之孫羊羹偏而宋師敗邱孫以鬪雞身亡

齊侯以笑嬪破國劉子

史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

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左宣公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昭三十一爭尋常以盡其民成初武城人拘郈人之漚管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哀公傳右祈子曰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左非晉使郤克於齊郤克倭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
 郤克怒曰不報齊者河伯之靈後與魯衛共伐齊諛褒奴不
 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
 無寇褒奴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
 益亦不至史記周有筮者繁散平原君美人笑之筮者至
 平原君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
 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余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
 過半史本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遣長子為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進千金長男至莊生家莊生非有意受
 之也欲以成事後歸之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楚
 王乃封三錢之府楚貴人告朱公曰王且赦長男以為赦

弟固常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日
 初為求免弟今識自赦史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
 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為兒子
 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
 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
 金錢絡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朱公子故也楚王
 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史越規小鄴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史魯仲以二外棄于城之將通
 戰西訖細娛而不苗大患西漢覆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
 讎東漢通度悅厨饌甚盛不及劉毅從悅求子鵝炙悅不
 與毅由是啣之解悅都督通監晉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

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詔收之晉楚之邊邑脾
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鬻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國不
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伐楚取二邑而去後漢吳

春秋

傳記以一杯羊羹亡國戰國忿爨之未熟覆甌而棄之所

害多矣物理論

車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選少惡衣之垢而焚之忠木

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通監惠

因小累大

經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書旅子曰士

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里

子百發一失不足為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為善御子

千里之堤以蝼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都之燔焚南

子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

鈞抱朴

史一舉不得前功盡廢史周東方朔割肉於細君西漢揚

類所謂其名互入妻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

美實西漢彭北朝周樂遜曰基劫相持爭行先後君一行

不當或成彼利通李必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

所輕唐德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詔公卿庶僚自今

勿令正衙奏事議者以為正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

改所以達群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

廢事唐順時承平日父子弟為武官父兄橫不齒猛將精

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唐玄宗通鑑

王卮無當去声雖寶非用張平賦京師人多言足下家

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恐不敢道足下之善文獻

失火朱絃二十五闕一不成曲劉賓客得一時之貴成百世

之族杜牧

因大陋小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孟喜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游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儘心升東岳而知衆山之迤邐也

列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強

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

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鑿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

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莊秋射者扞烏號之弓穹基衛之

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

則以所持之小也淮南窮鄉之社扣甕拊鉗和而歌自

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知夫釜鉶之足羞

也同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墨子大升東岳而知

衆山之崩左施紙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范也况枯澤乎揚吾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視日月

而知衆星之蔑也揚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同觀崑

崙則竟丘垤之卑抑聞雷霆而竟布鼓之陋見巨鯨而

竟寸介之細上同

史思唐虞於上古乃知小道足羞也爾雅夫置器廣庭則

函牛之昇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爾雅聽黃鍾

之音知擊缶之細習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徐斡

傳記釣大鼈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為用割雞之刀

南唐野史小才不可大用

集浮海雜為水游林難為觀譚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

筆小能不容於先達陳子昂鴻鍾在廳不足論擊缶之音大

牢斯烹安可薦藜藿之味同上試登山岳高方見草木微孟東

野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輝蕩雲霧於清夜唐文粹

粹如河入海無復水名劉賓客明庭集孔鷩曷取於鳧鷖樹

以松與栢不宜問蒿藜韓文

木朝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慙去秦咸池而張洞庭

非哇咬之可度轍公

因小見大

經觀其舞知其德記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孝經

子射者矜焉號之弓彎其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

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

集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篤女食子及節也推其忍可

以疑心放廢遺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劉賓客

本朝夫人君用人歌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

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廢遺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

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蘇城

小巫見大巫

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說吾自以為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口喙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子公孫龍見大巫按茅而棄帝曹歐陽率更以為出於莊子今及不見但應覲不能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期以歲月若神列子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孫兩爵相與聞未有死者也鷓鷹至則為之解淮南子兵畧訓史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世家漢有善射曰樓煩項羽噴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箭張絃見陳琳武庫賦

與琳書深嘆美之琳曰可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

驕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晉老羅當道臥雞子那得過

北史王

集湛露之晞朝陽衆星之拱北辰楊雄甘泉賦西施且一笑衆

女安得妍物集龍騰魚鼈踔然驚驥跨驢騾少顏色元稹

蓬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唐文粹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

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賓客百和風既楊昏視自斂

陸宣公文

小不足以知大

經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我如有用我者

記纂淵海

卷之五

十五

吾其為東周乎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同

子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猛浩智者之言固非愚者

之所曉矧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雅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莊道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

謀知井蛙不可語東海之樂論子正量粟而舂數米而炊

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淮南使桀度堯猶以升量石也

同

史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世史陳公等喁喁何知長者賦

傳曰者語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

考其文理發其聲音紘東方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鄉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賈誼以管窺天豈能照一

隅後漢操遣使辟山疇田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

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

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通鑑漢子貢曰臣終身

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事仲尼

如飲江海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韓詩翳奮之翔

無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游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

豈伶人之所躡山海

集尺寸之魚豈能量江海之大選對楚借問蜉蝣輩寧知

龜鶴年郭景純小人自齷齪安知壯士懷於歌二禽已登

於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李賦丈夫志氣事

兒女安得知劉屬錫作呂温文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之罪也韓文原道衆鳥那知一鷄情飛文炯若深井之下仰

視白日之正中也唐文大凡受福狹者不可以語大持盃

槩而承澍雨自滿而止又安能測其霽霈之所至哉元集
斗水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体何者見楸
而守隘也張說文

本朝 蟬蛸蔽朝夕蟪蛄知春秋臨川集 蟻蟻何足知天高同
鷄疑鵬萬里蚊笑夔一足諫坡詩

小不足以處大

子 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
足以包大體也淮南子 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頽府之山無丈
之材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淮南子 坎井之無
龜鼃隘也 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蹄窠之內不生
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栢列子

史部 婁無松栢左襄二十四 尋常之汗瀆豈容吞舟之魚西漢

傳記 坎井無龜鼃談苑 華譚曰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
鸞鳳之窟晉書

集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選郭景純 井谷不可以遊龜
龍蟻埜不可以栽松栢唐文粹 蹄窠之內不生蛟龍韓文 大魚

豈肯居沮洳上同

本朝 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歐公 合抱之木不生於步
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東坡文 勺水安足容神

龍乎東都事 濁水難藏許氏龍贈參寥子詩

大才小用

史宋義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機

長衆事不理先主將加罪諸葛亮曰將宛社稷之器非百

里之才也蜀志吳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蜀志

集執棠谿以刺蓬萊干將以割肉皆利破荆和以繼築

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譚胡為射小盜此用無乃輕徒沾

一點血虛汚箭頭腥白居易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騎搏鼠而

鋒剪毛也互入處事失當函牛之鼎以烹小雞劉賓客烹雞

屈函牛之量駱賓君有百鍊牙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

持割武城雞張文九以赤刃效小割集截捺為搏盧全

楹以為椽韓文將吾劍首切淤泥盧全

本朝不惜牛力時一割已因魃鼠發千鈞

小才不足大用

經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子細枝拳曲不可以為棟梁在賈精於市不可以為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首于此係小

史費充伐吳秦秀曰充文案小才居國大任三國

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南野唐史小

集案稅之才不荷棟梁之任班叔夜任小能於大事猶狸

搏虎而刀伐木也白居易小

本朝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外斗之量受鍾鼎之藏

集

勇大怯小

經陵三軍者或惧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

娛場略

史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聞通鑑周顯十年漢高祖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西漢韓信傳諸部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可怪也東漢光武紀君材簡畧堪大不堪小晉書劉

集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

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柳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

下不洽於一時而沛于萬世皮曰名聞天下而不達於

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文粹

本朝尹師魯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登見類

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屏鏡前列不可少也歐

集互見深識大休

積輕勝重

子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告子孟子鴻毛

情輕積之沈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列

史積羽沈舟群輕折軸史記張儀傳

集衆輕積而折軸文集

將輕易重

子齊宣王見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曰以羊易之孟子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孟子惠王

許崇海 卷之五十一
鄭伯以壁假許田左威公元年孟佗以嘗蒲酒一斛遺張讓
即拜佗涼州刺史後漢

舉重明輕

經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註文

子忠孝者百行之寶忠孝不脩雖有他善猶玉屑盈匱不可琢為珪璋劉子

史周不愛昇鄭敢愛田左昭十有盜高庙坐前玉環文帝

欲族之張釋之曰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西漢張劉陶曰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

况一人鑄之萬人奪之通監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袍饑者不顧千金而羨一食物時有所急也後魏賈

民要術互
事窮勢迫

本朝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游惰愛而不能自守况弱柔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伊川

舉輕明重

經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記禮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記大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酒義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語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淮南

史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張千日以羅萬品而望

不出乎其間可得哉糖餽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

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

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

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

辱然則雖韶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

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通監唐太宗

傳記今為濡足之故而不救人溺乎劉向昔孔子力可趨

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

持為百行端首史通

傳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迁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韓愈上張封建書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

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

窮其可涯也柳文

物極則反

經貴者餽也致餽然後享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序泰者通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同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素卦

傲樂極則憂記樂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語里甚美必有甚惡左昭二

一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上盡美好者不祥之器老子刻核

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莊子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應人荀子千歲必反古之常也賈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淮南

子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水生於水而水遏水故烟微而火盛水泮而水通列子

史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國語滿而不損

則覆盈而不持則傾史記物盛則衰時極則轉史記酒極

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史記炎

者滅隆隆者絕西漢楊雄傳秦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邪徑而托足焉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西漢賈山傳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

前權族好傾東漢陸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

為擁慧先驅卒有玩儒燒書之禍東漢中傳貧生於富弱生

於強危生於安王存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後漢趙勝夫勝春秋

樂歡樂極乎哀情多漢武帝盛時一去貴反賤桃李萎

安可常柳至損當受益苦寒必生温物應

本東漢之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道

集美物必甚惡厚味生五兵黃魯直

物無道形

經權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記經解

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上高水靜則明燭鬚

眉道並天高番大鏡化見四隣淮南子

史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遁韓安國傳

註纂淵海 卷之五十七 二
集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璠璣之珍可觀矣文選李膺遠運命論

物薄用重

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易既樽酒簋二

用正納約自牖終無咎坎卦注明信不存外飾雖

此至約自進於廟乃可以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

饋詩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語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記禮夫禮之初始諸

飲食其瑞黍稷汗尊而杯飲蕡桴而一鼓猶若可以致

其敬於鬼神禮君子不以菲廢禮

子魚有儉嗇者瓦鬲糞食食之自謂其盛之上劓之器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飲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

甌陋器也糞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子曰吾非為饌具之

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家語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

過冬暨東作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

以獻吾君列子

史有明信澗溪沿泚之毛蕝繁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左隱行潦之

蘋藻季蘭尸之敬也左襄二

本朝鷄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歐公集

假物為用

經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記仲尼燕記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善假於物也荀勗造父者天下之善御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儒効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議兵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荀子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慎

傳記鴻毛之囊可以渡江淮南子

以物制物

惟木從繩則正書歲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詩齊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同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記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荀勗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文中子

史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稷西漢律衡者所以平萬物權者所以權萬物也同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皂浣布以灰王符良工須利器巧匠待繩墨晉阮

物產有地

橋逾淮而北為枳貉逾汶則死周禮考燕之角荆之幹

胡之筍吳粵之金錫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

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攻美玉不

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抱朴子

史屈產之垂垂棘之壁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昭十地

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頭雖有惡種無不稂

大爾漢賈採明珠求之於蚌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

之於魚長沙者

集渡江之橘逾汶之貉反時易性安能長軒楨黃流玉璜

之寶產於深山清廟廡屋之材秀於中林李義如崑丘玄

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殖上

本朝要覓明珠須巨海款求良玉必崑山邵堯夫

物各有宜

經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記郊

夏日不煬非愛火也冬日不盥非愛水也為不適於身

不便於休也管子天雄烏啄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

儒瞽師人之困憊者也人主以備樂淮南子殿南在頰則

好在穎則醜綉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同上蓬不可

以持屋柱不可以刺齒廣堂厦屋連闥通房人之所

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

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龜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

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

峭岸峻木尋枝援欻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齊俗馬不可

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為弩鉄不可以為舟木

不可以為釜各有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譬如斤

斧推鑿之各有所施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之

繩以上淮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淮子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騊駼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立山言殊性也同上故救饑者以負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芋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各在其所急也刘子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鳥則不如沉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鈞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鈎鎌之功也列史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舊唐書傳記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爾東方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驕驕騏驎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上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鶴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

服翼試於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刘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紛曾不如瓦磚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鵠曾不如泥丸騏驎耳倚衛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狸干將鑊鉞拂鍾之錡試物不知此至利也然以之捕履曾不如錐說苑集鼻也不足使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韓文

物莫兩大

附勢不兩立

兩竟不能相王增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辯非兩貴之不能相事荀子近君威損遠君則勢盛一淵不兩蛟一

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淮南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驚鳥不双說林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

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淮南子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左隱越之不為沼吳其泯矣哀

崔之薄慶之厚也襄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嫌二鄰之厚君之薄也禧十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偶

國亂之本也閔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淮二師服

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立冢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威三已蘇

秦說楚王曰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通兩

生不俱立史趙奢曰如兩虎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史

簡相如曰如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史同讒邪進則衆賢退

群枉盛則正士消通監漢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

言安得全吾身通監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

見錢多也西漢王嘉傳時水衡錢二十萬事勢不兩大王氏

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劉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通監漢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

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同上漢若客有泰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同上漢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

起東漢馬天下之勢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唐李正

必去邪邪必害正唐李德

傳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天精為日地精為神意不並銳事

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

者不能早起也說苑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

氣有盛衰後漢趙曄集日不双麗世無兩帝魏燕秦不兩立柳傳

本朝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

廢于家呂誨論歐陽

兩不相下

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孫子齊

史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左傳

季郈之難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左昭二秦之群臣

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史同韓安國坐枉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

灰不復然乎甲曰燃則溺之西漢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

棲也戰國策臧洪復陳琳書曰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

子生而無聞通監漢單子春謂管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

相當於是論難鋒起而輅答對之皆有餘魏志互董卓按

劍叱袁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

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引佩刀揖徑出通監劉琨祖逖並有英氣每相謂曰

若四海拚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晉書祖

石勒謂李陽曰孤昔日壓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晉書梅陶

鍾雅敘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

真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擣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

有神錐不可槌約曰假有神錐亦有神槌晉書祖納傳

門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常與習鑿齒俱行綽在前頰謂鑿

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錄之揚之糠粃在前同

孫綽釋道安高才與習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

齒曰四海習鑿齒同鍾會聞嵇康名而造之康不為之禮

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晉世祖盧循遺劉裕益智粽楮報以續命湯

同上晉陸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

可勿為常談雲因拱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

曰沈昭畧性狂見王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以肥而癡王約

曰汝是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韓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

痛飲而別熙載謂毅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豎以定中

毅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探囊中物耳同上唐

傳記毅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

卿不見夾鼻牛人當穿卿頰世各自彈射互相瘡痍史

集持棊相下莫敢先動猶楚漢之兵相距鞚索也魏應物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

故高才多戚戚之容盛位無赫赫之光韓文人相輕自昔

而然魏文論

本朝宋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鸚鵡賦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續世三文公見東坡醉白

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處州學

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兩不相入

經道不同不相為謀語

顏回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家語奔蜂

不能化羸蠋越雞不能伏鵠莊子郊楚大聲不入於里耳

天吐黃鍾大呂不從煩奏之舞列或曰孔子讀而傷秦行

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揚金鈎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

淵之流鱗並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人抱朴盤旋

揖遜非禦寇之容櫟甲纓胄非廊廟之飾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史淳于髡曰狐裘之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史齊世之學

老子者則紉儒學儒學亦紉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史

孟軻曰持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軻傳猶戎翟之與于

越不相入明矣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前

以水投石莫之受也晒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作

叔孫通儀於夏商之世則惑矣建委教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謬矣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楊夫邪

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通李德裕曰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同南衙北司

互相矛盾同李綱曰臣言如持水納石唐時不容我

我不時狗同上

傳崔篆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東加

粉黛於壯夫服紈綺於高士列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詞馬

集圓鑿而方柄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宋王冰炭其不可

以相並今方圓之異形勢不可相錯茶齋不同畝同虛暑

熏天不減墜水之寒酒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鍾楚避笙

不接翼論命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醇太君平既棄世

世亦棄君平同古詩淡無味不稱今人情天樂鍾楚避笙

歌上同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繁絲興促管

下解換漁歌濁水清塵難會合同下有矜乎能上有矜

乎位雖恒相求而相遇文蘭艾不同香自然難為和豔東

市井不容義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上一薰一蕕善

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杓良工無以措巧心唐文

本朝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竽入齊人雅鄭亦復殊

臨川集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歐公古貨今難賣花開

少年事不入老夫目同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上君子小人

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東坡各黃不應太玄草晞價咸陽

市山谷古來賢達人不爭咸陽市落落與時背山谷詩

強不敵衆

史張儀說趙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通監周赧王十五年

傳記麋鹿成群虎豹避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說苑劉裕謂

沈田子曰猛獸不如群狐鄉寺十餘人何惧王鎮惡通監

集猛虎雖云惡亦各有朋儕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自

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孤鳴門

四旁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

中路正悲啼約來銜其尾能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
前所為韓文

因文致窮

信相如逸才親滌器予雲識字終投閣杜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文章
憎命達杜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迺剝
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
叶律郎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白樂天愛詩愛酒愛琴客多
賤多愁多苦辛中散步兵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上詩
人多蹇厄 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 方知自殘者為
有好文章 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吾官職是聲名上同六經

作孔子削跡不粒矣孟子述子與坎壈齊魯矣焉遷以史
記禍揚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
者也孫文可吾聞淫吹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
可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前郊至於槁死不得隱伏能
不致罰耶長吉死東野窮王谿生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
哉陸魯望倚詩為活計從古無多肥孟東野

本朝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
老而先病無惡而得罪解不以文者東坡詩集序詩人例窮
蹇秀句出寒餓諫坡騷人長負一秋悲 詩人固長貧
古來百巧出窮人 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並同上好
衣不近鄙士體梁肉似怕腹中書魯直管城子無食肉相
同

因才取禍

夫祖黎橘柚果蓏之屬實則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離世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灾也莊子山林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吳王浮干江登乎狙之山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雜篇並莊子強自取柱柔自取束荀子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介

至焉同上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文子鐸以聲

自毀膏燭以明自燬故子路以勇死長弘以智困淮南子

翠飾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

遭焚拾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若欲翠斂翻於剛立

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賜谷之泥則鑽灼之悲

不至狃山狙見巧終必招害舍奇佩美術異露才者未

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同上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

自消

文中子

史子產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左曠二賈生以為漢興

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悉章具其事悉更秦之

法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絳

灌之屬盡害之天子乃以為長沙王太傅史記屈原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為憲令草彙未定上官大夫欲奪之平不
 與因讒之王怒疏平作離騷既疏不復在位頃襄王立遷
 之江南史記吳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
 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南
 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史記
 同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史記楊脩有俊才
 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
 守舍見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
 狀忌脩後因事殺之後漢薰以氣自燒膏以明自銷西漢
 傳記晁錯以智死東漢豆傳姦人多才未必不為患故鄧舒
 以俊死而鄧析以辨亡唐書豆傳姦人折枝膏腴壞骨文心
 請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當在練素論有高世之功者必

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戰國天寶中

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

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明皇木摧於秀蘭燒

以薰晉書安平王行高於眾人必非之文選李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推

出於岸流必湍之上同咸美羽以豐肌孔翠故無罪而皆斃

徒街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緹鸚鵡慧而

入籠張華魚蘭薰而摧玉鎮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選

原文薰膏自消錄糖文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

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同子胥既弃吳

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

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李太漆有用而割

膏以明自煎註有味之物蠹蝕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
 劉賓老龜被剗腸不如無神天自樂多材非福祿薄命是
 聰明上因知早貴多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 膏明自焚
 緣何事上士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文凡物之生不願為
 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灾韓公祭白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
 松柏忌出山出山先為薪孟東木直先自寇石堅亦他文
 張九 王堅而折膏明自焚齒由剛折膏為明鏢上
 本朝山鷄照綠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為世用適足累形軀
 臨川 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煉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殘其身上

因言取禍

經禍從口出

易順卦正義

惟口起羞

書說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詩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記

君子溺於口

同上

舌所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語

子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 諺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

危矣韓言有召禍猶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上禍莫大於多

言中言怪則招憂揚口舌者患禍之宮亡滅之府也諺

言失之害非惟鋒刃列子

叔向曰小人之言僭而無證故怨咎及之

左昭

晉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害伯

宗左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叛意

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止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

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

襄子夜使通監互見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乱遂殺智伯

自納敗缺見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

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非史韓過誤失言文吏躡辱

文三傳口語致罪漢書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

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

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上以廷

誣罔為陵游說下廷腐刑西漢李陵傳僕以口語遭此禍重為

鄉黨戮汗辱先人同上張敞掾怒傳私歸其家曰五日

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係獄死通監漢宣紀連率韓

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

巨無霸出於蓬萊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

鉄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迎之京師門戶不容者

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

召霸在所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毋太后而霸王符也

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西漢王莽傳言者不蒙延納之福

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東漢蔡邕傳董卓誅

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

斥之收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同蔡邕曰夫君臣不密上

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

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郎於後竊視之悉

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通監漢夫

以言獲罪同上寶融與魏書云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

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陳琳曰諂稱掩目捕雀



說苑游海 卷之五十七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大事乎同上漢許攸恃功驕
 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
 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同上孔融以對孫權
 使有誹謗之言坐弃市東漢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
 請延皇后帝弗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帝
 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
 死通監三國嵇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
 司馬昭聞而怒之遂殺康同上晉周顛曰今年殺賊奴取
 金印如斗大係肘王導甚銜之顛馬王敦所害晉書周
 拓政窳咄之伐珪也莫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窳咄曰三
 歲犢豈能勝重載耶珪心銜之至是使人以箭示題而謂
 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遂斬之通監晉

可淺秦王墮性剛峻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
 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鷄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
 變龍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重臣應之乃殺
 王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雞狗乎同上晉太子素惡
 西昌侯鴛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
 由其福薄故也及鴛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齊高多言多
 釁武賀若弼怨望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頰楊素為
 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隋高賀若
 弼父敦臨刑呼弼曰吾志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
 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
 謹口隋蘇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
 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伏誅通監唐國家大事嫌

詩集淵海 卷之三十一

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新唐書杜牧杜甫嘗醉登嚴武

牀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見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

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初唐書杜甫傳

傳詭言失者身奔 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說苑

集鵲鳴聲楂楂鳥噪聲攬攬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韓

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

懲耶而呶呶以害其生耶同上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

能不確其失者亦鮮矣解言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

以見殺於齊也諫臣論互入不擇言以危拜兮固群禍之

際也抑懲一言成病智不能明劉賓口矣之起其刑罰焉

同智伯失灌水之言帖

